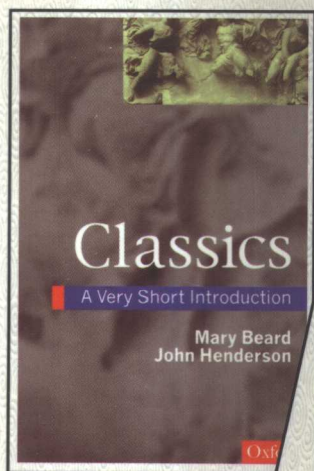


牛津
Oxford
精选

〔英〕玛丽·比尔德 著
约翰·汉德森
董乐山 译

当代学术人 门古典学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入门 古典学

[英] 玛丽·比尔德 约翰·汉德森著
董乐山译

Class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ary Beard and John Henders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学术入门：古典学/[英] 玛丽·比尔德, 约翰·汉德森
著; 董乐山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3
(牛津精选)

ISBN 7-5382-5028-X

I. 当… II. ①玛… ②约… ③董… III. 古典艺术 IV.
J1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3262 号

Class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Mary Beard & John Henderson, 1995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总策划、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俞晓群

美术编辑: 宋丹心

装帧设计: 郑在勇

技术编辑: 袁启江

责任校对: 马 慧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 100 千字 插 页: 8

印 张: 4.75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10.00 元

目 录

插图目录

插页图目录

地图目录

一 参观	1
二 在遗址现场	8
三 置身在那里	19
四 一册指南在手	31
五 表层下面	42
六 宏伟的理论	52
七 复原的艺术	63
八 天下最盛大的一场演出	78
九 不妨想象一下	91
十、ET IN ARCADIA EGO	106
大事记	117
原书引文出处及本书作者推荐书目	123
译名对照	130

插图目录

1. 不列颠博物馆平面图：古典展厅和巴赛展厅
2. 巴赛神庙建筑石料上工匠留下的记号
3. 罗马发掘的一具骷髅颈上的铜制奴隶项圈
4. 罗马帝国北部城市分布图
选自 S·E·阿尔考克 《罗马统治下希腊的风光》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根据 N·J·G·庞
兹的 《欧洲历史地理, 公元前 450—公元 1330 年》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3 年)
5. 参考资料
选自 D·L·配奇,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牛津,
1972 年)
6. 巴赛神庙平面图
7. 巴赛神庙一块面托板的复原
8. 抒情诗格律图解
9. 角斗士阿斯特里克斯
R·戈斯尼和 A·乌德佐, 《角斗士阿斯特里克斯》
(莱斯特, 1973 年)。1995 年版权所有人亚尔培·勒
内出版社/戈斯尼—乌德佐
10. “我问他悔罪经的动名词词干, 那蠢货竟不知道”
G·威伦斯和 R·西尔, 《打倒学校!》(巴维伦丛
书, 伦敦, 1958 年)
11. “肯尼迪和动名词”
G·威伦斯和 R·西尔, 《怎样拔头筹》(霍德和斯

托顿，伦敦，1954 年)

12. 肯尼迪的口诀

B·H·肯尼迪，《拉丁文入门修订本》(朗文，伦敦，1962 年)

13. 昆丁·布拉克作 E·沃《重返故园》封面(哈蒙兹沃思，1951 年)

蒙昆丁·布拉克先生特许借用

14. 普桑画中人物轮廓图，《阿卡迪亚的牧羊人》，1638—1640 年

插页图目录

1. 巴赛神庙挖掘后的内景
C·R·考克莱尔,《埃吉纳的朱庇特神庙和阿卡迪亚的非加莱亚附近巴赛的阿波罗神庙》(伦敦, 1860年)
2. 拜伦画像, 托马斯·菲利普斯作 (1817年) 蒙全国画像展览馆特许借用
3. C·R·考克莱尔画像, J·A·D·英格利斯作, 1817年
4. 巴赛神庙挖掘情况
O·M·冯·斯塔克尔伯格,《阿卡迪亚的巴赛阿波罗神庙和该地发掘的雕塑》(罗马, 1826年)
5. 雅典法国领事(福维尔)的住宅
L·杜普莱,《雅典和君丁坦丁堡之旅》(巴黎, 1825年)
6. 爱德华·李尔,《巴赛的阿波罗神庙》, 1854或1855
蒙剑桥菲兹威廉博物馆特许借用
7. 巴赛的神庙, 1987年以前
蒙剑桥古典考古博物馆特许借用
8. 巴赛的神庙, 在帐篷保护下
蒙 I·詹金斯特许借用
9. 复原后的巴赛的神庙内景
C·R·考克莱尔, 同上书
10. 巴赛神庙墙顶雕饰, 赫拉克勒斯和亚马孙(不列颠博

物馆展品 541 号)

蒙不列颠博物馆特许借用

11. 马赛神庙墙顶雕饰, 阿波罗和阿耳特弥斯 (不列颠博物馆展品 523 号)

蒙不列颠博物馆特许借用

12. 塔西陀《编年史》11 世纪手抄本——第 12 卷开始
佛罗伦萨, 梅迪齐—劳伦斯图书馆

13. 写有加鲁斯诗作的纸莎草纸

蒙埃及勘探协会特许借用

14. 1901 年《宾—赫》一剧演出时的海报

蒙惠勒歌剧院特许借用

15. 雷诺兹作波维里太太和克鲁伊太太画像雕刻版

蒙剑桥菲兹威廉博物馆特许借用

为本书中使用的各种图片已尽一切努力设法与版权人联系。本目录中如有差错或遗漏, 牛津大学出版社深表歉意, 一俟接到通知自当尽早改正。

地图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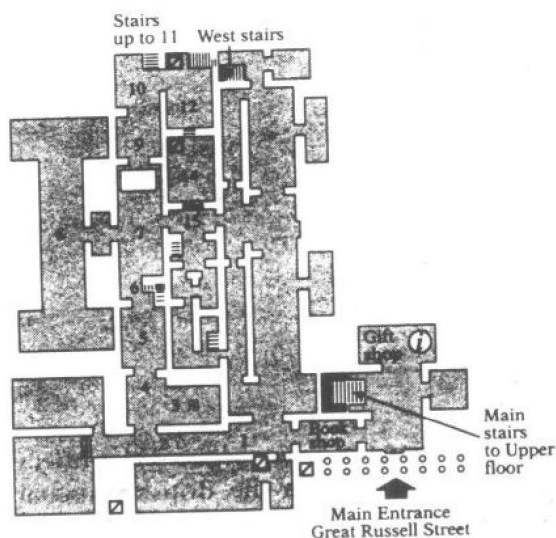
1. 古典世界
2. 希腊
3. 雅典卫城
4. 罗马城

一、参 观

这本古典学入门以对一家博物馆的短暂参观开始。我们选了设在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和里面一间收藏古希腊残存的一块碑石的陈列室。博物馆是寻觅古希腊和罗马的好去处；不过这次参观将成为我们对古典学进行范围远远超过任何博物馆及其展品的探索的起点。

我们的参观按照该博物馆为参观者提供的平面图上所标号码顺序的路线进行。各种参观指南也是按照这个次序经过各个陈列室的（图 1）。走上大台阶，穿过古典式门廊的大门柱，就进入了前厅；然后经过售书处，再继续穿过象征英雄的史前希腊的骨灰瓮和“阿里巴巴”式大坛（1、2 室），以及作为“古典”雕塑发轫的第一批僵硬的雕像（3、4 室）。然后我们绕着晶晶发光的红色和黑色花瓶的陈列柜（5 室）向前一直走到一条狭窄的楼梯跟前，这大概就要把我们带离主要的路线了。（我们还没有到陈列帕台农神庙 [Parthenon] 雕塑这些珍品的地方呢。）不过这只是暂时偏离一下，接着就有意外的惊喜在等待我们。

我们登上楼梯到 6 号室，这是在其他陈列室上面的一个夹层里。我们经过一位英国绅士画的一幅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古代废墟画，上面有他着意突出他的阶级和性格的痕迹——他的枪和狗（见插页图 1）。我们的目的地原来是个特别设计的陈列室，从精心安排的角度打出的灯光，突出显现了一系列雕刻的石块，大约都有半米高，一块接着一块，构成一条墙顶雕饰（上面雕刻的是一排排作战的身躯，有男有



地面层 1—15 室

- | | |
|------------------------|-----------------------------|
| 1/2 史前希腊 | 9 卡瑞女像柱 (Caryatid) |
| 3/4 远古希腊 | 10 巴雅伐 (Payava) 室 |
| 5 公元前 5 世纪希腊 | 11 后期希腊花瓶 |
| 6 巴赛 (Bassae) 雕塑 | 12 哈利卡那索斯 (Halicarnassus) 博 |
| 7 涅瑞伊德 (Nereid) 碑石 | 物馆 |
| 8 帕台农神庙 (Parthenon) 雕塑 | 14 希腊化时期的希腊 |
| (埃尔金 [Elgin] 残石块) | 15 罗马艺术 |

右下箭头处为主要入口

1. 不列颠博物馆平面图：如何找到巴赛室

女，有人有马，还有半人半马……)，齐着视线绕房一周。(分毫不差，这间屋子是特地按照尺寸盖的。) 这里有两块说明牌，告诉我们，这些雕像原来是公元前 5 世纪末刻成的，做希腊西南角僻远地区阿卡迪亚 (Arcadia) 一个叫巴赛 (Bassae) 的地方的阿波罗 (Apollo) 神庙里面的墙顶雕饰。

据说明牌解释，这一条墙顶雕饰表现的是希腊神话中两个最著名的场面。这一群躯体有一半是希腊人同半人半马的鏖战中的战士，这些半人半马真是兽性勃发，想把婚宴上的女客抢去，把婚宴搅得一塌糊涂；另外一半是希腊人（就是说是希腊男子和领头的赫拉克勒斯〔Herakles〕本人）在同亚马孙族（Amazons）女战士冲突中的战士，这些亚马孙女战士野性十足，没有教化。说明牌告诉我们，赫拉克勒斯（拉丁名 Hercules〔赫丘利〕）曾企图偷窃亚马孙女王的腰带，作了十二次的著名尝试，这是其中的一次。

这条墙顶雕饰如今全在不列颠博物馆这里，正是我们上楼来时看到的那张画的作者那位英国老爷和他的朋友的功劳。19 世纪初期，巴赛神庙的遗址被一批英国、德国和丹麦的考古兼探险家发现。在几个月内，他们就把雕塑拍卖给了英国政府，发了一笔小财。有少许残片被带到了哥本哈根，还有少许仍留在希腊；但基本上全部都带到了英国。

不过据说明牌解释，这里有一个令人不解的谜。博物馆的这间陈列室固然可能是“按照尺寸盖的”——但是按什么尺寸？这里一块挨一块整齐地排列的二十三块石板当初是在神庙废墟中一块块发现的，完全杂乱无章地散布在各处。没有人确切知道哪一块应该接哪一块，怎么拼凑这块大石做的七巧板，或者整个图像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你观察一下本书最后所绘印的墙顶雕饰石板的轮廓，你就会对原来如何排列的问题得出唯一的答案。我们在这博物馆的巴赛陈列室里所见到的东西不多不少正是对原来可能的样子的最近似的猜测。

它原来可能是什么样子呢？别去管那七巧板之谜了，说明牌已经提醒我们，这些雕像在古代原来的环境里根本不像

目前这个样子。在神庙里，它们是高高地嵌在神庙内厅七米高的墙顶上的，光线暗淡，很难看清（我们不妨想象蒙有许多尘土和蛛网）；它们并不是与我们视线平行的那么高，有聚光灯照射，让我们方便地看清。当然，不言自明，我们如今是在博物馆里，而博物馆的职责就是把这些“艺术作品”很好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干净，整齐，附加说明，供我们观察（不论是欣赏还是研究）；同样不言自明，在巴赛的神庙不是博物馆，而是一所宗教神殿，这些雕像是一个圣地的一部分，专程到这地方来的人（我们以后就会看到）不是来找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的标签和说明的。（毕竟，他们从坐在老奶奶的膝上开始就早已知道赫拉克勒斯同亚马孙女战士作战，希腊人同半人半马作战的故事了。）换句话说，在历史的环境和现代的陈列之间有一段距离。

博物馆就是以这一段距离来运作的，我们参观博物馆的人已经习惯于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例如，我们看到一支史前的矛头（也许曾经是血淋淋地、插在一个不幸战士的头颅上而把他置于死地）放在一只精致讲究的陈列柜中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并不感到惊异；我们甚至不会想一想博物馆里这些晶晶发光的罗马时代厨房的复原，外加厨房里新鲜的食品和愉快的奴隶厨子蜡像，反映了多少罗马的（暗淡的）现实，或者有没有反映一点点的厨房烹调和家庭劳动。博物馆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要被它们的陈列所骗，以为这些陈列就是代表了过去。

同时，博物馆和过去之间的距离，我们和它们之间的距离，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巴赛这个案例上，我们可能充分意识到，这些雕像原来是一所宗教圣地而不是一所博物馆的一部分。但是所谓“宗教”，是什么意义上的宗教？一所希

腊神庙中礼拜的“宗教”我们是怎么想的？“宗教”物品对我们来说是“艺术作品”难道对希腊人来说不是“艺术作品”？这一神庙（我们就要发现）是建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穷乡僻壤之中的一座山的边上。在那样的地方建一所神庙有什么意义？难道没有人作为游客到这里来欣赏景色，而不是来作宗教的朝拜？难道古代没有一个来客想要有人解释一下这些高达七米的看不大清楚的场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参拜同我们的参观博物馆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对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对于我们与公元前5世纪这个神庙的参拜者（朝圣者、旅游者、礼拜者……）所共同有的感受，我们有多大的掌握？是什么东西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还有关于这一距离的范围内所展开的历史的种种问题。这些雕像并不只是我们和当初建造和使用这一神庙的人们之间共有的东西。这一神庙建成后三百年左右，古罗马那个超级大国把希腊并入有史以来世上最大的帝国版图，对于当时处于罗马统治之下的希腊居民，巴赛意味着什么？罗马的征服对于那些来参拜这一神庙的人，对于他们所抱的期望，是不是有什么影响？还有对于那批不怕（当时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匪徒骚扰而发现这一神庙，把它的雕像带回伦敦的勇敢的探险家，我们又怎么看？这是不是今天使我们难堪的一件（帝国主义的，剥削的）事？他们同我们一样是参观者，或是不是参观者？巴赛是怎样吻合他们对古代世界的想象的？根据（至少一部分）我们对希腊和罗马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的共同仰慕，这种想象是不是我们所共有的？

古典学就是一门存在于我们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世界之间的距离中的学问。古典学所提出的问题是就我们与“他们的”世界之间的距离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同“他们

的”世界之邻近以及我们对它之熟悉所提出的问题。它存在于我们的博物馆里，在我们的文学、语言、文化以及思想方式之中。古典学的目的不仅仅是发现或者揭露古代世界（虽然这是一部分目的，巴赛的发现，或者罗马帝国在苏格兰边界的最远岗哨的发掘，都说明了这一点）。它的目的也是对我们同那个世界的关系进行界定和辩论。本书将探讨这个关系，及其历史，从一个既是熟悉的，同时又是（我们就会看到）可能令人不解和奇怪的景观出发：在现代伦敦市中心展示的一座古希腊神庙的被肢解的残片。在拉丁文中，“博物馆”（museum）一词指的曾经是“缪斯女神们的庙”（a temple of the muses）；在哪些方面现代博物馆可以算是保存古典神庙的宝藏的好地方？它是不是仅仅是看上去合适？

巴赛引起的问题为从最广义的意义上了解古典学提供了一个范例。当然，古典学所涉及的不止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实际遗迹，建筑，雕塑，陶器，绘画。它还涉及（这里仅举少数几例）古代世界所写的，如今作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仍在诵读和辩论的诗歌，戏剧，哲学，科学和历史。但是，在这里，也牵涉到基本上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在一个与我们自己的社会极为遥远和不同的社会中所写的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学。

例如，阅读柏拉图的哲学问题的著作就需要面对这一差异，而且要努力去了解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那个社会里，著作不是出现在印刷出来的书本上，而是在成卷的纸草莎纸上，每一卷都是由奴隶用手工抄写的；在那个社会里，“哲学”仍被认为是在城市露天生活中进行的一种活动，是饮宴不断的社交世界中的一部分。甚至当哲学以其本身的价值而成为在课堂和教室中的学习课目时（如在4世纪里它在某种

程度上就是如此)，它仍是与我们今天自己的学术传统极为不同的一件事——尽管柏拉图的学校就是最早的“学院”，以雅典的一个郊区名称命名。在另一方面，遥远也罢，不遥远也罢，阅读柏拉图也就是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哲学，不仅仅是阅读柏拉图。柏拉图仍是世界上得到最广泛阅读的哲学家；我们今天读他，就不可避免地参照所有那些在他之后出现的，他们自己也阅读柏拉图的哲学家，把他当作“我们的”哲学传统的一部分来读……这种复杂的、互动的阅读、理解和辩论的过程，本身就是古典学的挑战。

巴塞神庙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它所引起的问题的范围与任何别的遗址或文本所引起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本书将追循这一神庙、它的雕像以及它的历史所指示的各种各样不同轨迹：从它墙上所表现的神话中的冲突（男子与女子斗，人与怪物斗）和神庙的目的、功能和用途这些具体的谜，一直到修建这一神庙的奴隶劳动，周围的景色，古代的参拜者，以及同样重要的，重新发现和重新诠释它的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当然，古典世界的每一遗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本书将会展示，所有这些遗物所共有的问题、故事、疑问和意义，在“我们的”文化史上有一个它们（而且只有它们）所共有的位置。这，以及对这个的思考，就是古典学。

二 在遗址现场

发现巴赛神庙的故事是探险、运气、友谊、巧合、国际外交、压力推销和谋财害命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向我们展示：甚至在今天，人们对古典学可能作什么样不同的界定和理解。

故事是 19 世纪初叶在雅典开始的。当时的雅典不是个漫无边际地向四周扩展的现代首都，而是在土耳其统治下一个杂乱无章的小镇，大约只有一千三百所房屋，比一个乡村大不了多少。当然谈不上是个旅游胜地。没有方便的下榻的地方，只有一所修道院，或者，如果你运气好，有个愿意收留你的寡妇。没有人帮你指点，除了别的外国游客和少数长期留居的外国人。换句话说，你最好还是入乡随俗，学习拜伦勋爵（Lord Byron）的榜样（见插页图 2）跟着土化，他是当时最有名的英国游客。或者甚至可以求教于路易-塞巴斯蒂安·福维尔（Louis-Sebastien Fauvel），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雅典，有不少如今听来令人莫名其妙的堂皇头衔，“法国领事”就是其中之一（见插页图 5）。福维尔没有不认识的人，能够为你弄到几乎任何东西，甚至去伟大的帕台农神庙的通行证。这座神庙原来在土耳其总督所筑的堡垒中间充当一所清真寺（如今堡垒早已拆毁，以便为希腊——不管是多神教的还是基督教的希腊——清理出这座神庙）。

1811 年，就是在这里，那一帮子探险家聚在了一起：两个德国画家兼建筑师，两个丹麦考古学家（他们都是在罗马当学生时相识的），如今又加入了两个英国建筑师，C·